

喔，原來！

吳家帆/國立臺北教育大學/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級

110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：唐詩新思路

七月份的艷陽，將人們浸溽在暑氣之中，輕輕一擰，恐怕都要擠出一大盆水來。這理當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夏季，誰知 COVID 肆虐，像是暗潮裡蝨棲的海獸，睜了眼伸展鰭背，一個大浪就攪翻了一船子的家當。服務隊取消了，實習也跟著吹了，滿檔的暑期計畫頓時間空了下來，就是因為這樣的不幸，而我才有幸，誇張一點來說，乘桴浮于海，在廣袤的汪洋中，得到人文的潤色與滋養。

不如做中隱？

「要進入到唐詩的世界裡，就必須徹底了解唐代的社會以及古人的價值觀。」現代的我們已去古甚遠，社會風氣多有所變，在對過去無知的情況下，就非常輕易而又簡單地產生誤解。有很多的「既定印象」，終是要費功夫究其細微，才能得到真實的答案。而《唐詩新思路》顧名思義，就是對很多「想當然爾」的思維進行辨析，輔以大量的文本資料佐證，一窺文人、文學真實的樣貌。

在眾多講次之中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莫過於老師對白居易投射心理的分析。當人們回顧過往時講述的，往往就是他們最為看重的，〈琵琶行〉前半段描寫琵琶女的回憶，他訴說著「曲罷曾教善才伏…五陵年少爭纏頭…」對才藝出眾、廣受歡迎、眾人吹捧而感到自豪，又醉心在紙醉金迷、燈紅酒綠的浮華生活之中，卻沒有意識到色衰之後「門前冷落鞍馬稀」的殘酷事實。

緊接著視角便回到了白居易自己身上，這裡要注意的是，一個人怎麼談論他的得與失，都是在吐露他的人格，當他抱怨他所沒有的，便是其真實的慾望。「我從去年辭帝京，謫居臥

病潯陽城」長安是世俗的成功場域，分享著魚躍龍門的功名富貴，反映了白對去中心化的念念不忘，「住近湓江地低溼，黃蘆苦竹繞宅生」白更怨道著村野地區的低窪潮濕、雜蔓不堪進而使人水土不服。

所以為甚麼白居易會說道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這千古名句，甘願將自己與一流俗的名妓作比擬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，是一投射心理的發動，如榮格所說：「若人們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沒意識到的傾向，就是一種投射」可以說，白就是在無意識裡，即使在意外顯的名聲，內心卻不自覺地投射並認同與琵琶女的人格關聯。

第一次聽完老師的分析時，我是非常訝異的。對我而言，從國中以來對白居易的認識，便是一個社會寫實、諷諭聖上、憂國憂民的詩人，卻發現白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樣。今傳杜甫詩一千四百餘首、李白詩一千餘首，而樂天詩卻多達三千餘首，這並不是因為白詩老嫗能解，而是白每過一段時間就手抄其詩五份藏於別處，是為有計畫的保存；〈中隱〉乍聽頗為閒適，然「中歲無公事，隨月有俸錢」終顯露出其逸於安樂的個性。

原來，白居易人格、文學史地位的提高，完全就來自於五四線性進步史觀褒揚寫實文學所賜。這同時也警醒著我們，對於任何的說法都要保持警覺與質疑，然而不是因為「作者已死」就能恣意的批評，仍要從文本中尋找線索，加以推敲，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不是因為讀書就能考上好大學，而是真正充滿學問，能夠更深刻人們的感知以及判斷能力。

單子沒有窗戶？

也是上完了課我這才發現，原來中國文學，並不是大量國學常識的填鴨，也不單單止於修辭藻飾的錦繡堆簇，而是對於情感的多層構面有更進一步的體察。

那是一個寂靜的夜晚，空蕩蕩的宿舍自習室之中，獨有我一人。靜靜聽著老師闡述的當下，內心卻震撼無比。

辛棄疾為甚麼要說欲說還休？或許是言語難以表達內心的情感，然而事實是因為一個即將溺斃的人，一定會做的本能掙扎：他希望有人能分擔他的痛楚，但當他試過了一次、兩

次、三次之後，他就會發現沒有人真正關心他，或許你們會存在一種溝通，然而才沒聊幾句，他就又把話題轉到自己關心的事物上面，人的心就是如此有限。在佛洛斯特的作品中，即使是直面小男孩手臂遭鋸斷的人倫慘劇，「他們」終究，也許幾小時、幾月、幾年之後，便會轉身繼續做自己的事。卡繆在《瘟疫》中也說了：雖然他是從日日夜夜反芻的個人悲痛之深淵中說出來的…對方卻只把它看成一種普通的感情，一種大量製造的，在市場中心販賣的傷心故事。

不應該是這樣的，我打從心底希冀著，卻硬生生地被「我也知道終究會如此」地血淋淋現實給劃破，終究我也是「他們」的一份子吧，不忍之心一下就熄滅，也就注定孤獨。阿德勒說人渴望連結，我打從心底的認同，我就是一個極度需要與他人擁抱交流的人，我渴望能接住他人的苦痛，然而此刻我卻又認知到了人註定孤獨的本質，我不可能成為真正理解他的個體，「單子沒有窗戶」這不是很荒謬嗎？

幸好，老師最後下的註解，也慰藉了我幾分的失落：其實了解人性的本質之後，我們並不是要屈服於它，而是還要有擁有一種毅力去克服，面對別人的冷漠時才能有所包容，當他人向我們攀上解憂的浮木時，也才能好好的接住，我想，這會是我接下來努力的目標。

在百無聊賴的暑假中，能夠周周聽到歐麗娟老師酣暢淋漓的文學講座，可謂是一大樂事，除了打破很多想當然耳的誤解之外，更是對人性有了更深入的體認，也厚實了文學的養料。而當你去除掉詩聖、詩仙的標籤來看，你會發現古人原來離你離的那麼近，那些共有的情感，大概就是乘桴浮于海的我欲探求的吧。
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